

集部

鶴林集卷三十四

宋　吳泳　撰

碑

褒忠廟碑

歲嘉熈丁酉天子制詔故成都守臣副四川制置使丁黼賜諡立廟諡以恭愍廟以褒忠旌死事也其子鎔拜手稽首祗服厥事且申控于朝曰先君以北兵之難身膏原野若廟于益州則萬里隔絶夙夜難瞻祀欲躬自

度材營建於其家以致孝享奏曰可遂景廼圖諏日庀
徒於九華峯之側兩石埭之隂新作閟宫前几盖山背
枕涎溪闢三門環兩廡殿奕奕其中以妥神位後寢曰
王考像曰王母像居左恭愍公宜春夫人居右其司兵
隷僕及倉廋氏或塑于閣或繪于廟之壁皆一時在行
者廟既成春秋二分陳牲合樂以祭適子服官政則家
宗人掌之亦可謂奉之以禮矣而其心怵焉猶有不能
自已者廼移書潼川吴某曰子蜀人也請識其事余嘗

謂古者公廟不設私家乃祖父之有勲勞德善者止與享太室漢興以來野祀巷祭皆瀆而不典雖諸葛忠武侯德範遐邇勲蓋季世成都之民欲求為立廟議者以禮秩不聽後因習步兵向中郎上表始許其近墓立祠于沔縣使所親屬以時祭祀禮從宜也今褒忠之建距宅兆猶未遠豈其遺意歟客有難余曰忠武侯以開濟之才治戎講武以圖大舉恭愍公以鎮守之規畫圻分地以撫一方漢創業未半而侯遽薨於營猶能退走生

賊蜀連年俶擾而公與受其敗卒至與民偕死其事勢
蓋有不相侔者余曰客過矣士固有見危致命出於其
心之本然而捍患禦變制於其力之所不及君子當諒
其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當敵騎犯關其來氣鷙甚
大將以輕嘗冦元戎以玩延敵貔虎熊羆之士望旗訌
潰曾無有一人敵王所愾者公抗守太少城飛山移屯
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満七百以就盡之疲卒當新
至之梟騎公數日逆知其死處矣先是公累疏於朝為

衆請命至公血誠炳若觀火曁遣其子詣堂白西事每語人曰吾為副元帥死其職分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此即孔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本心也矧公生平忠雅端靖立朝持論侃然有勁氣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一毫作欺天之事寧嬰黄閣之怒而未嘗一日無護善類之心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安有處危難之間復言而愛死者乎公卒未幾制府叅謀翊雍容就義而死文南守相鋭汝鄉慷慨血戰而歿其

英風義魄猶足以厲羣僚而羞偷生之輩也雖死斃於蜀土者其體魄也遊於涎溪者其魂氣也公之祖武徳嘗夢山神告之曰若死葬於寺之右三紀必生異人公後三十六年而生又七十二年而廟食于此是殆有天數者余既斵詞紀實並作迎送神詩俾歌而祀焉

石連霓兮如埭山潑翠兮孔蓋廟奕奕兮維新皇剡剡兮其靈在春露兮瀼瀼草木兮載芳常翛離而未遂兮筮巫合樂以求諸陽神遊兮八極西瞻太白兮

使我心惻銅梁兮道斷石笋兮峯折左驂殪兮霧暗
右紉埋兮花蝕魂無西兮來於此乎宅鍾簴在堂醴
醆在户儼像設兮室中燎蕭光兮庭下帝子磯兮魚
肥謫仙之臺兮白鶴自飛公生斯世而奇不耦兮死
尚友古人而同歸春禴兮秋祠兮薦菊子若孫
千萬春兮永承兮受福

別少師改葬墓碑

古不修墓不改葬盖謂葬者藏也一藏之後雖萬子孫

莫能改也然嘗讀儀禮至喪服乃云改葬緦子思之荅司徒文子又從而釋之曰禮父母改葬不忍無服送至親也穀梁氏鄭玄氏韓愈氏互有發明以識其事是改葬之説禮經有之矣文王之葬王季也以墓於欒水故出棺而更葬焉孔子之葬徵毋幵官氏也以殯在五父通衢故遷柩而合葬焉是改葬之禮大聖人亦嘗行之矣近世鴻儒鉅公蓋有以蟲之孽而改者魏公之遷於大澙是也有以水之嚙而改者濂溪之母之遷於廬阜

是也有以卜宅之不祥而改者文公之父之遷於白水鵝峯是也誰謂改葬非禮之經歟然未有因師旅而遷者按春秋傳惠公之薨世子尚少會時有宋師弗克以禮奉襄事暨隱元年冬十月始亟圖改葬焉不惟悼禮之不備蓋亦虞幽宅之有後艱也今大資政别公之僻葬親於荆之上泉至是廿有三年矣忽一日以書抵延州來示吴子泳曰二尊之喪鶴山魏公已銘諸甬窆今不幸荆州以北戎馬驛騷卜地之不審以危其親實人

子之大痛用負其喪徧營改卜得地協吉葬有期矣終以處其事之變不得安於禮之常為憾予盍為識其遷之故余撫書太息曰父母子孫一氣而分形親之體魄安則此心亦安親之宅兆危則此情亦危一拳石之毀一抔土之傷見者尚為之心惻況丘壟躪於戎馬仁人孝子可坐視而弗之改歟禮緣人情而制有經而等者有曲而當者其實皆禮之常而非禮之變也少師諱湜字景甫生荆楚間少負竒氣靖重寡言篤實敏行長益

降心學問非洙泗關洛之書不好也其文章古雅尤精於射意謂可以鼓行秀造之林而三請能書晚僅以特恩補官夫人田氏柔嘉淑明克相夫子澹如也二子長曰之英季曰之傑家事巨細悉傳之長男而季子則程勵課督使之大肆于學每黨庠術序郡國校試必偕焉之傑遂以明經登戊辰進士第頃在朝以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恩加贈先公少師夫人郢國其諸子孫皆以京職官任於戲盛哉將以淳祐丙午七月望日辛

未定遷于安吉州德清縣金鼇山之原山舊名金鵝改名金鼇者皇上特書也在喪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奎畫昭回褫章炳煥則令之葬也踰有光於前矣泳雖不及識少師獲拜郢國於江陵衮歸堂下且與公第同年寓同里知其銜恤卜兆祈請於上方甚哀故譜系享年門外內之治吏不詳載特誌夫所遷月日而繫之以辭曰

人生之初兮天依形地附氣人歿之後兮還精於天

返魄於地何地不可藏形兮豈必故鄉是懐紛楚氛之未靖兮望郢門而長艮黄沙漠漠兮白榆夾路魂毋歸兮於此乎安處傷哉北邙兮下邊於夷槩侯王之冢兮碣獸之舊題封不厚兮草木凄止坎不深兮狐狸搰之姦窺鬼瞰兮玉不泣金不嘑魂毋歸兮於此乎安棲鼈之山兮鵝之水後谿如帶兮前山如几鶤初鳴兮田實好寳褒斗勿踐兮草方苞方體青烽不到兮赤蟻皆徙魂毋歸兮於此乎安止晝翣兮輕

輬紫書兮蜜章眞守兮冢人相儀兮職喪易士葬以公禮兮轉萬里兮薤露非後踰於前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魂其來兮胡為乎中露古不祭墓兮周官為尸古不改葬兮儀禮曰緦思言之無後兮人莫之師乃神青烏白鶴兮决兆於枯骨朽蓍彼不思奉先之孝兮反營遺後之利魂其來兮請眎予之誌

墓誌

周侍郎墓誌銘

有宋六君子曰周公端朝子静真天下士也當慶元初
韓侂胄盜權右正言李沐朋姦誣宗相汝愚罷政事於
是侍臣頴以顯諫黜祭酒臣祥博士臣簡以危言去太
府丞臣祖儉以上封事激烈貶公曰六館士不言孰當
言者遂與楊宏中等詣闕上書辨宰臣之忠勤指諫官
之邪佞乞竄李沐以謝天下乞還祥簡以收士心卓乎
韙哉葢嘗讀李元禮嵇叔夜陽亢宗傳每嘆太學諸生
扣閽陳義越千百年僅一見我國家涵養士氣自宣靖

汔于慶元不知閽幾扣書幾上也公雖坐言斥而英風
義烈蓋與日月爭明矣既擯上饒讀書精舍益勵志古
學疑義有未瑩則請益于武夷朱文公雖白道而冥䆮
不問也會皇子生赦還隨使者陳益之入蜀蜀之耆儒
夙望如後谿劉德修符谿薛仲章皆深所器重既歸試
禮部仲章偶以中秘書為參詳官每愛誦王逢原世網
掛士如朱絲之詩謂小綴大遺不足以籠絡人物至是
欲得一奇傑士壓榜讀公文異甚遂白知舉定為第一

號揭乃公也朝論大厭服策嘉定四年進士第教授桂
陽軍秩滿舊比應召當路扼之復浮湛里閈者彌年因
史館袤和叔薦用為太學録一年遷博士龔蓋卿忽除
小司成兩學甚喧季玟入直乃欲以守氣不如守約命
題公進曰難矣氣不是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
註下分明開説論辨頗久同列有過公者公則曰國家
建學聚十數科目英俊豈可破句讀孟子貽笑四方聞
者漸恨忌者又從而下石焉公之跡益不得安於上庠

矣用御史疏出通判嚴州居母喪不赴服除授隆興添
倅關決平處藹有治行寶慶二年冬上始御紫宸殿號
召一時名德之彥公其選也除國子博士太常丞兼莊
文府教授權司封郎官歷秘書丞著作郎將作少監軍
器兼國子司業秘書少監兼國史實録院編修檢討官
時宰相病不能入朝政事筆多出房闥中書之務山壓
川壅重以邊垂外騷寇賊內訌鬱攸煽虐怪星晝見壬
辰閏十八日彗竟天詔求言諮訪闕失余始轉為丞與

校書黄誠父朴白監長曰是不可以無言也夫専攻上身而不及輔相指切宫禁而不斥權倖此漢儒之巧於言災異者豈宜不反之昔韓獻子將老必使知罃禀焉以為政鄭子皮已貴猶能以其政授子産今三十年宰相名位已極若不及精神之未衰預擬一賢者為之代玩愒既久國事日非上佷佷然莫適與謀近習捷出而乘之則後患餘禍終未歇也遂同述此意徑上焉相得書忿懥甚執政者謂余言曰諸公過矣辛苦爆烈彼能

茹納也衝撼擊撞彼能順受也若使之避權去位則深犯其所諱耳公曰毋憂也直道以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哉居亡何相覺上親擢公兼侍講此更化第一筆也翌日又除太常少卿端平改元四月權刑部侍郎陞同修撰九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初得病後洋館皆未有知者忽一夕逝來往之人如愕如疑士弔于位大夫唁于寢君使人襚于室平日所覯厚復祖于道良哉敬夫公秉行端壹純心事道根本乎經術錯綜乎史傳

法度乎文獻諸老其為辭章也學博於止齋學奇於水心又於其間別驅横騖煆煉精粹所以言論實奏議雅表出人上吏事兩朝前後凡十疏大抵嘉定之言簡而直寶慶之言和而壯紹定之言忠而侃端平之言辨而裁大之天德帝學孝治國本詳之民力事俗時政邊防諸所敷陳更不能悉數也余每慨念端平更化後若徐崇父真希元魏華父葉知道洪舜俞蔣良貴袁廣微吳季永陳和仲與子静諸賢各能分道植節犄挈當世共

爭名教於衰滅之中今其亡也雖不幸而不得宗禮義之盟猶幸而不及見兵戎之禍於此亦可以觀世道之盛衰矣其子延世已於卒之明年葬公于建牙鄉渚浦山之原今七稔矣而未有誌旣遣書又介其門人胡堂以請其世譜家乘女男事已詳行述茲論譔其美者而爲之銘曰

黯然其若幽維德之華訥然其若拙維言之嘉懿有德有言兮胡壽之不遐愈厄於命之斗牛玄終於歲

之龍蛇誰令然邪抑偶然邪學孜孜而斃兮則又何

嗟

惠寺丞墓誌銘

叙之初為大司農主簿余丞外府府與農寺共屋而中

通故得相游以熟每春秋佳日花靚竹香則緣翠崖俯

清泉瀹茗池亭上徜徉竟夕不能去叙之雄辯博聞能

雜記經史成誦尤嗜左氏常常諷道之余固已奇叙之

矣退而察其所安則金玉其相表裏無偽寒抄暑講手

不停披雖僦居湫隘常置圖史輕舟往還必攜數笈自隨逮其卧疾河濵客有問者則猶執業而起呻痛咏言雜莫能知甚哉叙之之好學也忽一日語余曰子知日月之所以為易者乎日陽也而畢月烏居之陽含陰也月陰也而房日兎居之陰含陽也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非乾用九坤用六不足當之則其講貫劈析之精於老師宿儒所聞能守之不失蓋如此惜乎藝益工而病卒志逾勵而年嗇方望其已所傳習者次第出之而

叙之則死矣叙之字也疇名也惠姓家江陰曾祖諱子明韜晦弗耀祖諱堅以忠義死建炎間父諱煥贈朝奉郎母蔣氏乃乾道宰相家女娶史氏故太師丞相越王之孫今太傅丞相魯國公之子方叙之生母夢蒼玉虬蜿蜒遶室頗負以為瑞既長質靈性邁崢然有塲屋聲時魯公望臨縉紳既任以官而叙之躬自督勵弗改其度貢于禮部銓于吏部三以春秋冠經尋第庚辰進士人以是才之初辟為提領所幹屬改浙東安撫司幹辦

公事兩監西京中嶽廟三易樂平餘姚常熟縣宰倅平
江未行主管佑神觀紹定改元被旨為内職事官越三
年除簿又一轉為丞請外知武陵以直寶章閣朝請大
夫致其事叙之雖歷十二官而僅書常熟令三考邑正
簿一考澹然亡營職思其居常熟故子游里息絃輟響
者不知幾百年而叙之至其間劭農以時美士以學擢
良摘姦以政政成魯公遂即其所居閣榜曰景言不虛
美也凡邑掌倉儲委積事簿勾檢稽失率以晨出夜歸

為常昔之為此官者佩玉長裾不樂於走趨而叙之弗懈于位蝳姦錯蠹盡洗刷而爬梳之盖與其践揚之多分毫無及物之利則寧若計考之少所至皆惠人之實也若夫心經意緯唱義後於鄉飯飢薪寒槥死藥疾與比隣鄰鄙共其休戚此又叙之之所優為者死之日享年止五十識與不識皆嗟悼焉其叔人史氏柔嘉淑明先十九年卒而叙之義弗復醮嘗曰魯公之徳何可忘也男一人啟孫文林郎監臨安府都税務女一人游學浮屠法不

嫁為尼孫男女六人尚幼將以某年某月某月葬於鳳戈之鄉與淑人合壙前事之某月啟孫乃狀其爵譜行年乞銘于潼川吳某是安敢以固陋辭銘曰

玉虬之蒼蒼何夢之祥于飛之鳳鏘鏘乃合葬于鳳戈之鄉既予之以厚兮胡不畀之以其昌天乎人乎卒莫可知兮尚倚梧竹以漱遺經之芳也

段聖可墓誌銘

歲嘉定辛未冬予自鶴山歸憩于連山段光叔之館雪

中燎薪夜半壓酒擿露莢煮豆花相與商論皇王帝伯
事諸子森森侍其側各以經質問鼎年甫冠已通周官大
義矣後八年余為成都教官時刺史王恭叔每語及廣
漢周禮一經頗有傳授自張無隱而下冠蜀省凡四人
教敝文衰先王致太平之跡後莫窺其髣髴有得其皮
者有得其骨者獨子叚子得經之髓是可望也余躍然
起曰豈非鼎其名聖可其字者乎是家兄弟皆踈秀而
癯惟聖可充悦磊落耳犖犖神諤諤運筆颯颯動書數

千言奔逸豪放如勁馬入陣不可追逮其嗒然下帷則
寒抄暑講能下縝密深潛之功其資稟可入道也東走
飛烏西走大峨擔簦負糧不遠數百里從二先生游其
所與交又皆一時之彦持論儻不合則氣湧如山辯翻
如河必欲好己之道勝其識趣可尚也每石室月書季
攷輒加諸人先歲大比論秀有司欲第其所試文為上
等羣言嘈嘈遂為之易置其聲聞可畏也如是者積有
年意其必至於成矣乃紹定壬辰聖可之兄昴之弟震

午來京師忽袖出長公辛書以告徐昕之則聖可死已二年矣惜乎痛哉死生之大故則晝夜之常經也所貴於生者謂其不茍生也所無憾於死者謂其不遂死也唐人柳公惟深年十餘歲有誣告之曰若骨相當夭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公不可曰就使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聖可幼年力不肯捨儒而之佛其事其語大畧彷此則其辨志蓋已不茍矣獨奈何才與時不相遭并與人不相並負其所以魁岸崛奇

者而竟賫志以沒是猶有遺憾也聖可四娶兩嚴氏皆
武江人武江去連山不兩舍近故得世為婚姻子五男
曰石曰壽曰芊壽繼從父女在室以辛卯八月六日葬
于聖可所自擇之兆曰艮山之原其弟凡必欲屬銘于
余且謂厥考曾得秘書書其墓而予今不以銘是負丞
也嗚呼文章公器也豈必館中之儒而後為輕重哉以
其誼不可辭故為之銘銘曰
古港有梅兮一本而六葩生則同生兮花亦共花或

飄之玳筵錦茵或槁落于滄江之枯槎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則鼎之不實又何嗟

王立言墓誌銘

眉山王立言叔子天下士也號為天下士而天不為天下惜何也物肖形天地間韜滅黷晦不顧為材者嘗壽而佩美負奇炳然著於外者未有不毀性傷生故文木自冦也文雉自翳也文豹自罟擭陷阱也不但草木鳥獸之文為然靈於物秀於萬靈者尤造物所深忌回夭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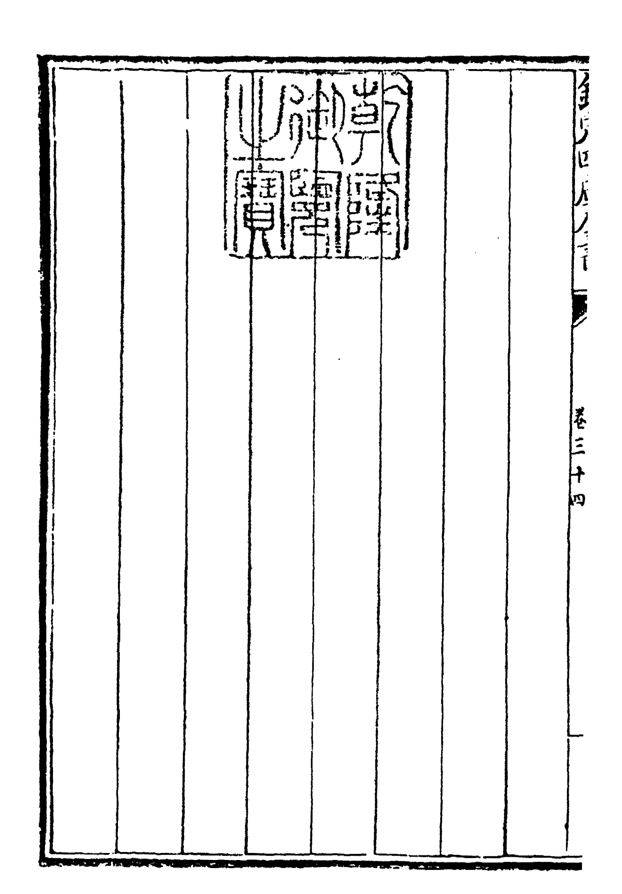
學誼殤於才機豪命於文貿短折於詩昔之聖人所以
於坤之卦曰含章于之詩曰尚絅盖爲君子慮亦深矣
立言髮未燥已刻意肆業與伯氏世起各專一經伯受
詩季傳春秋講貫礱錯日詣精到戟筆入都俊造之林
莫敢爲殢先是學春秋者率以伯者事業横於胸臆故
説利害强弱較巧而於公義人心上抉出疑伯之説獨
立言唱之厥後冠里選第南宫上第者皆其膏馥所沾
溉也立言雖明經不同一藝之士僅有偏長精微朗暢

尤長於論每一篇出人競傳之皆口自諷吟以熟亦可謂雄於文矣余嘗謂文章固士之末而因末可以探其本益君之學問家有淵源如浚井得美泉愈汲而愈不盡博物洽聞號經史笥名朝隱者君五世祖也中制科異等名當號紅帶老人名淮奇者君之高祖從凡弟也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兼侍講修國史始終不附京檜號玉臺先生名賁者君曾祖也訂唐五代國朝故實承議公原本缺東都事畧吏部公名偁者君之王父從祖父

也早習博學宏詞晚放情於一觴一詠號寸明居士名
養心者君考也王氏自嘉祐迄嘉泰百四十餘年世稱
為文章家君又逮事諸祖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内門
地人物固已高世老師宿儒尤加器重謂天必玉于成
矣而一第不滿能一官不及禄父垂老祖母肺病君亦
蘊勞成疾死矣嗚呼天既予之才以紹五世之美而不
復假之年以營一日之養意何為哉君卒年四十四環
鄉大夫士哭于野于室于寢門外皆慟遺丈有春秋折

裒會鮮周官說題千金敝帚文章正宗典故十鉅編蔵於家兩娶馬氏唐氏女男二孫一子濬仲避蜀難與余同僑寄吳興忽一日袖其家乘行義年狀泣而告曰先君子合祔于魚鰤山舊矣而未有述先生賜之銘則是歐老為曾書誌而鞏不死其親蘇公為陳作傳而慥克終其孝嘻子過矣然亦何可不慰其心銘曰

隰有桑湯有荷君終於無祿傷如之何為子式歌落霞殘日西山阿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吳殿英

謄録監生臣馮克策

鶴林集卷三十五

宋 吳泳 撰

墓誌

潘知縣墓誌銘

永嘉潘叔牙葬其親之二十有二年追述前懿表綜遺事乞銘於潼川吳某曰銘所以示不忘也歲漸遠哀漸平穿上之木且拱矣而未有述幾無以葢終天之痛隱哉孝子之心乎既葬慨然如不及者斯之謂也余嘗攷

諸儀禮士喪禮無銘周官司勲臧記衛孔悝特著銘于鼎然皆自上焉者詔之非若後世自刻於石也不但此耳少不誄長而子率誄父之行以為崇孝謚必及爵而士各製師之謚以為尊名志所以章旌飾柩而傳經者以為記碑所以麗牲繞紼而斲辭者以為文陟岵之詩亡而蒿里薤露矣皐復之辭散而大招小招矣冢人墓大夫之圖弗辨而比干銅盤誌靈公石槨銘反認以為古矣今之誌銘尤承訛襲誤未有正其非者叔牙曰先

生之教固厚矣抑中心所欲言誠不能自已也葢昔者
吾先君子起自儒家淳泊坦厚幼入小學誦詩肄簡諒
諸老已器其能暨冠升上庠文名籍籍出衆右紹興龍
飛遂舉進士主相陰簿都臨安鹽倉新邑社建學宫籍
流徙之民以招捄討亂喪之戶以賻補凡所興為詳綿
周密令莫能出其治尹莫敢侵其守也後入蜀主利州
路帳司文字兵財器用簿吏士馬牛食靡不申討而究
其實時敵兵大散襲皂郊直犯天水庸將王大才戰衂

愧死制府以劉昌祖代領其衆官軍與義兵合轉戰夾擊遂梟其將人尚有鬬志也帥區處失宜輕放散忠義榜一張下四州復為盜區昌祖棄西和保七方關以外內騷動會總領王鈗與制置董居誼不咸鈗檄先君偕出先君曰均王事也躬自攀緣棧道撫輯義旅進至殺金平潰散復集因間語制臣曰大才身死而佚罰昌祖罪大而慢命張政張虎才可用樊青董炤過可使若不亟議施置人誰死敵卒用其議邊遽寖寧兩司睦如初

先君未嘗自以為功語人也既通籍知隆興府新建縣未赴里中以旱告邑令諗先君忠信誠慤共請禱癸者彌月因得疾以歿是可痛哀也已夫痛莫痛於追遠哀莫哀於沒世而名不稱况先君與先生之弟工侍俱為曹昌谷所知而益昌舊聞熏聒於友義之堂者必審盡不為叔牙識之余作而曰孝敬祥順善行也惻怛忠愛仁政也廉不沽名姱節也勇不避難達德也先機料敵卓識也臨陣易將忠計也憂國而病勤民而死篤誠也

鄭之罕宋之樂彼有一善史不絶書豈備衆善而莫之銘哉君名惟一字景參三代之諱之行若父若子若孫之氏之名自有論撰陳公畏行實在姑評隲其美槩之以詩曰

陵上之栢蟠虬枝墓門有梅鶵萃之海風不截白鶴歸岩花漠漠黄鳥悲體魄在下魂何依嵐銷土蝕十字碑英規髙嶷不可追欲知夫君視銘詩

黄虎墓誌銘

諸暨會稽大縣也黃邑著姓也虎公名子文其字也憲
朱氏曾大父母也瑀贈忠訓郎呉贈孺人大父母也祖
登仕皇考也魯氏皇妣也生而穎悟莊重如成人公之
幼也刻苦植學取友四方遂登戊辰進士第公之壯也
調歸安尉主淳安簿司雲川獄知永嘉丞歸安以憂永
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閲官也唱
第授初秩薦舉陞從政覃恩轉文林致仕改宣教褫褐
幾三十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積階也

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為奸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公曰勾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邑計始裕吏無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邑長大飭鄉校羣士之秀者肄業于中士競興學登于俊造者眎昔為多迨其去也民懷公之惠士德公之教攀留祖餞充於道周此公之所以供簿正也安吉獄市放紛圜扉無茂草公素明審味心誠求之之訓有隸于刑者以身親之既得其情則曰此所謂庶戮之不辜也盛暑給水漿隆冬給衣被病則

藥之死則槥之流徙則計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𩞄稟雖
桁楊拷掠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為司理參軍也平居
燕處每有常度家人不見有惰容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
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凶年
饑歲以賑以貸泥涂斷港必甃必梁故邑無流殍而行者
不病涉此公之處鄉也自安吉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
以書史自娱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盤食榼酒游適其
間神氣冲澹一毫無榮進意端平更化今參預鄭公於公

為同年亟稱其賢欲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貴人非不我知然此心已在泉石間矣明日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此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也丙午三月十三卒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邑之高嶺公所藏也楊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元配也陳氏後公四旬歿繼室也嗣孫免解進士子也許適衢州教授周俌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廬陵通守林宋偉也

介參預鄭公之命俾誌其墓而為之銘者同年生潼川吳某也銘曰

稺之易而未穫兮築之勤而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合莫兮

郭縣尉墓誌銘

曹谿郭仁甫凡弟能尊賢友善為王恭叔高才卿所與余官成都嘗遣二子之酉巽東就學後歸自五花泉上過溪於仁甫乎館仁甫置酒作樂張甚談論亹亹外若

馳使而中實不糊塗一鄉之傑也退揖清甫則慈祥遜悌冲然若不能言又扣其二子進學淺深之候之酉粹而文巽東魁岸有英氣真稱其家兒也後半年余以路檄再游成都清甫死焉後一年余在小益制幙震東又死焉後八年余為中都官震東之父仁甫又死焉自始至今不淌十年哭其弟若兒三人人世何如也仁甫諱榮之事親孝居家友少通春秋頗能為竹林清明繁露之學屢試不偶撫遺經而嘆曰釜祿本以養親而不得

朝夕暨也寧輸東園錢受比部尉遂載鄉輿隱於九峯山下方春花香鳥鳴怡愉豫悅日以色養為娛未幾而親喪則不復事王侯矣墓之側築室榜曰終禮其家燕處之堂題曰虛白民病涉則駕兩橋於屋之東西以濟不通軍以乏食告則自捐家資以紓國之難襦寒飯饑措死藥疾春賑歲貸率有常度余嘗病今世之士貫諱貧而文詭富抑不知富所以為善之資也洪範曰既富方穀蓋有既富之實而後可以彊於善也畢命曰資富

能訓蓋有資富之地而後可以迪於教也一鄉之中而有富於一鄉者則鄉黨資其仁一國之中而有富於一國者則國家利其義此豈毀簷隕巷敗衣縷褐者之所能為乎彼詆富者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於仁甫之亡重有歎也葬之明年猶子之酉以書來諗曰伯父治命必欲之酉之子坤珍為震東後又為之請銘且謂二孔君皆韓吏部所誌也子既能為父銘矣伯也奚辭乃摭其事狀而為之銘銘曰

天倉不可以峙糧玉井不可以給漿腰金珮璜和鸞鏘鏘而我居圂卒荒然則能爲善於一鄉一國者何可忘

郭隱君墓誌銘

去旌陽四十里曰曹溪沿谿上下田高水深過橋之東南宅於平衍松杉相望雜種桃杏花一目幾數百家是曰曹庄庄故以曹名而郭實自曹出也隱君諱洸字清父與其兄縣尉俱以好禮聞尉高堂大厦充然自怡而

君不廣門巷不華第宅劬勞自課如未嘗富者然每四節之會社某日雞臘某日釀内之合族承祭外之延賔留客具調度實與凡等至鄉鄰有急則以財赴之遊士過其門意無不自滿去真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君少不天繼以陟屺之戚與祖母曹相依為命已而曹亦下世家事無鉅細必自釐飭對妻如賔役僮如倩字其弟之孤男婚女嫁無懈色為人極簡朴口期期未嘗以疾聲遽色加人而人亦莫欺也獨嚴於教子訓勵程督無分陰

故暇出遊庠校則儲糧辦屨不限之以方歲乙酉之酉遂貢於鄉族姻世舊湊門爭賀樂飲幾旬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曰此庄百年未之見也余神泉戍潲之酉以疇昔游從之舊延至其家尚獲與君夷猶溪上弄水澆花於林箐間不兩月而君死未死前一日嘗告其家人曰余始生在旦劬勞之辰而張酒設樂竊不自為安遂齋戒具冠帶乘小竹輿亟徃羅浮以避方夜漏下廿九刻參斗闌干急呼童點燭整襟危坐童莫曉其故而君

已溘然逝矣嗚呼死生大事也不疾而死幾於寂滅不之正寢而之真人之廬幾於羽化死之日當生之朝而猶孝思不匱弗敢以父母遺體于逸于樂則又幾於得正而斃矣之酉領諸孤稟之母氏張孺人已於紹定改元十月十九日塋君於仁義鄉計善里兊岡之原譜系有記行述有編而猶請銘不置累書到中都且以危語撼余曰華陽之聚吾子嘗墜言焉今墓木之華六易矣奈壤下何余愧不能答也乃為之銘銘曰

生曹溪死羅浮非佛子非道流家好善身好修尗仁
義尊軻丘子力穡今有秋銘不磨閟諸幽

蔣知縣墓誌銘

孔氏之門富有百官而尤以長民之官為重孔子大聖
人也為中都宰由聖人而下閔損治費仲由治蒲言偃
治武城卜商治莒父端木賜治信陽高柴治成宓不齊巫
馬期治單父其不著所治之邑聖人特許其可以為之
宰者又不在玆選也夫以數子之品質才分皆卿材也

皆將相器也而獨以治邑稱何哉盖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地可居則規模之施置易去民彌近則教化之流行速非若後之冠進賢紆墨綬者反不屑於親民也蔣君叔輿少韓其近世良令歟方其攝永新也縣經峒寇後賦入鮮少未免預貸於民君曰此弊政也廼鋤姦摘伏以德以法寧先除害本以寬民力不忍促輸期以奉公上郡胥郵旁午於縣不顧也用郡將部使者薦擢知弋陽先是江東諸邑重困於月樁錢緡輿中始减十之

一乾淳間復減十之二至紹熙則通減十之三四然上饒一郡僅捐緡錢一萬而弋陽鑿空樁辦之數猶故弗減也則縮泉增料内緝酒政以課之羡補之斂不及民而邦用亦濟登矣如壝社稷以報本廩常平以振之清獄市以澤究正版籍表户畝以差第其力役邦條吏約每張下民咸有愜志嘗指心謂人曰滿腔子無主擬欺偽隱哉仁夫君自以不欺則人烏得用其欺哉然心學之苗裔則亦有自來矣盖程氏之學傳於袁溉道潔袁

公之學傳於薛常州季宣君雅與常州游又嘗接聞道潔之遺風緒論故其國中所施行者皆犀居講摩充而達之者也居亡何以憂民病以勤事死卒不能大用於時是亦可哀矣君之曾祖曰扶祖曰惇贈中大夫父曰行簡階得奉朝議贈中奉大夫曾守常德有遺愛於人君實象賢也少負奇氣於書靡不博習歷筴星文鍾律地理五診上下經八陣奇正法太一臨守行犯之數皆能心籌指畫不留神也歷官自維揚户曹監仁和買納

揚授岳陽推官轉永新丞具有佳政然治縣之譜尤其著也以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卒于位以寶慶元年正月十二日與孺人劉氏合葬于瞿嶼山享年僅六十一男女五子曰[illegible]芺焱昊遴皆孝弟祥順各能謹家法某守中川焱以士禮見袖出其先君子存齋行治官世狀句余銘郡方詔捄政不暇述則又貽書吳興寓所曰先君用止百里未究所長不借潤詞不足以達其志嗚呼古所謂士之達者以民不失望為達不以官之尊

榮富貴為達也今君治弋陽壤地雖褊小而能使居官大民又不失望焉則是達也遂為發揮孔門愛人之道與君試邑之法書而誌諸石復取水心葉公適語為之銘曰

壯矣弋陽矍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水心揭此銘君之齋鶴林持此銘君之墓

待制侍郎弟壙誌

有宋正臣吴昌裔以直道黜以力學病以憂民死生于淳熙癸卯卒於嘉熙庚子斂以士服奠以家禮引以俟度窆之分則其死所也越一月負喪于東嘉郡又八月卜兆于荆谿山啟於十月辛卯祖於癸巳窆於己酉其未亂也呼二子概米而語之曰吾之病病矣不復有起色矣汝宜依道理行概問所歸則曰依伯父行良夫敬夫君子曰終吾知弟之能以禮自終也余少孤與弟共學食則同案坐則同席出遊則同方非古之道古之文

不好也弟後余舉進士𪈷糧撰屨從黃直卿先生授文公諸書以歸即書窮理克己就義朝講暮習寢食盡廢以故得瘩疾雖榮宦四方泊如也為御史言論侃侃諤諤彈擊不避宰相嘗諗同列曰臺比以課考月成吾當言而言何用課故察事纔六閱月而奏疏已三十三通言漸廣仇者愈衆遂奉命贊西事至丹陽病建鄞又病從我於宣城及退居苕谿病益牢每病作床頭猶置書冊少間則執業以興呻痛誦言雜莫能辨蓋將以是老

焉會朝家予郡出節不拜浙東以旱告始佩金華綬至之日訪序事詔求政首以生齒登耗籍于版以饑貧困戹筆於書圻分井畫丁給户散少不獲濟則憂心怲怲而不得悁焉民正賴以宅生而邦侯死矣侯西州人家在天之涯葬在海之角襄者凡中川太守弔者祖者皆中川賢大夫士玆殆非偶然者惟是歷十有五官致位法從而無宅一區無田一廛攢地請於朝喪具取於賻贈抔土寸櫬皆君之賜斯榮也抑可哀也已官世行治

二子已衰次其事求之當代銘筆且以横渠之誌天祺為請嗚呼後乎吾來先乎吾徃叔也既不及志其凡則伯子某敢不屬辭以納於弟之壙十月既望兄某誌

撫機弟墓誌

不弔昊天崇降禍於我家何其酷也先是高祖彦翼首築書樓以保艾爾後我世父仲勉仲叔父申之兕雋皆貢於鄉至玄孫泳昌裔象明有成中孚連三人比五登進士科直叢叢如桂樹林立論業而未及成者耆孫與

昌辰而止耳人謂吳氏種德藝學至四世滋大也生不逢辰適與禍會或死於兵或死於疫或死王事故泳自嘉熙以來元年四月哭中孚十二月哭象明哭昌辰三年四月哭耆孫八月哭有成四年十二月又哭昌裔無歳不為衰無月不為位無朔不望喪者之鄉而哭其間冠衣純采纔數月而已嗚呼天乎以孤露之帛弟不四載間而哭同胞同堂同從祖者六人如吾之衰反久存乎世豈吳氏三世以來若祖若父若泳之身皆代為冢嗣

天亦不忍更弱一个以頽其緒業也曩者泳以天子命
名諸弟皆祖于江上時汝在安康未及别既列官于朝尋
以罪去國出守宣城又罷顧瞻四方莫知所適歸遂挈
兩院僑寄于吳興邑下雖一瓦之覆一壠之植咸無焉
以庇其生然構堂聚族之志純始終弗變也汝與兄書
首以弱妻幼子為託兄亦念汝獨留于西西固吾土也
而汝與吾則皆高祖之精神氣血也一氣不屬百骸皆
病故莫如南下來此伴吾庶相與共學不壞我髙祖寡

命豈謂汝遽逺吾而没乎死之處所及逝日月初皆罔
聞知亮孫扶旅櫬來始信寢疾于洛磧奄終於涪陵其
疾也醫無所問其病也藥無所觸其將死也禱祠無所
質徵其含其殮也又無壯子弟無强近之親相其事退
不能返諸故鄉進莫能葬諸中壄孤舫傲兀旌杠搖搖
曠一年僅達兄所吁汝不幸死矣而又遭此不幸也寧
不使我三曲而良哉又四年實淳祐三年也其子常孫
奉孀母命欲以九月丙午窆于武康大賽丁山之原丐

余誌其壙余已誌荆溪矣何可辭從弟諱有成字叔立蚤有能文聲繞涉俊造之場便兩與舉選其居家極孝弟祥順其涖官極廉介莊恪其臨患極沉毅忠勇初調彭門崇寧簿繼嘉定司理榮州户曹金州記室通籍寧遂寧蓬溪縣尋共二府事人睎之殆布衣諸生耳然其式遏北敵調集潰兵白刃如霜赤羽如日毅然以身當之不少慴冦平有鐫崖刻石以誦其功者堂除江西路機幕而不及赴矣悲夫痛夫曾王父曰覺王父曰良翰考

即貢士中贈承事郎母文氏贈孺人娶塗山氏五子常
孫亮孫守孫學孫寔孫守孫後者弟一女隶娘未笄吾
與汝婦子相依于此雖别不能治生以資贍汝之家然
持育教示如汝存焉獨恨余老且憊不能偕孝子送柳
車遂之於墓故抒其中情之至隱矢辭以内諸幽

盛宜人墓誌銘

余友洪舜俞昔同直紫微省嘗與余上下商論人物則
曰有章君鑒者隱於北酒庫沈潜而藝方雅而飭他日

會有立也後三年章君為餘不宰余適祠官僑寓百寮山下觀其野桑土闢問其國民數登退而睎其修於家庭者則父慈而教弟敬而友厥母侍祖母柔而則余以是知鑑為良士而舜俞不我欺也居無何其大母下世又三年母亦以哭踊悲傷之極感疾而逝良子鑑稽顙授使者狀以幣走山間乞銘於學士吳某曰當代鴻筆惟子是屬若良而賜之銘是子遺吾母不朽也余既諾之而病病彌月不愈鑑又累書迫趣則憮然而嘆曰

文章以神志為主今神衰志耗筆路已荒惟恐詞之不令以為神羞得掛名書丹幸矣鑑曰不然昔東萊先生之病病矣猶力而銘番陽王君安之母今吾母之葬雖筮日已從而子之誌未得寧舍龜釋策别卜遠日以待嗚呼孝子之情至此豈但辟不懷而已哉謹以其所來狀叙其事宜人姓盛氏在父母家莊静謹約言不出閫動不踰閾簪不飾華麗衣不被奇邪盡女事年十有八而嬪於章氏共祭祀必齋事舅姑唯謹服非手出不薦

饋非躬具不陳盡婦職每客至惟酒食是議炮羊膾鯉
美鶤釀鴐鵝雖卒具必精潔芸翁雅好琴且豪於詩弦急
則承之以柔興逸則裂之以敬盡妻道闔壁於家延師
教子入則問所業進減出則眎其友損益少儀内則之
言時薰聒其耳於是長子鑑第癸未進士次子鑄第庚
辰進士凡之子盛如杞早孫字豢幾二十年亦復取儒
科華外族盡母教夫古之女士有一節片行動侈其美
登載於彤史宜人四德備矣表而揚之亦豈為過哉宜

人以乾道壬辰正月十八日生以淳祐辛丑正月十八日死死之日廼生之日殆非偶然者但佛氏好說因果動以知生了死為大事而儒家只言感應獨以積善流慶為究竟法子鑑旣陞朝子鑄亦賢大夫孫男二女六俱慧爽皆積善之報也銘曰

春不蠶兮被僮僮在公歲無禍兮手摻摻以縫夜絍暗識兮堂百琴壽廼翁嗟媛之亡兮軿頹棨空國風聲熄兮管未彤緝為銘詩兮賁幽宫

吴令人墓誌銘

昔者先王之世禮修義明不獨教化行于學士大夫而室家婦人亦各能勉大夫以正勸君子以義王澤既竭姆儀嬪則不見于後世如齊之孟姬楚之貞姜共公之伯姬雖號能以一節自名而沾康貶恠壹志不改反遺良人以羞茲豈性情之正哉有宋集英殿修撰大理少卿徐公之妻則閑于詩而度于禮矣方公之典司臬事也當路諷之使蔓其獄則可立致通顯公曰殺人以媢

人吾不為也惟有去而已令人曰去之而後之人如公之平則已脫吏持巧心曲文以内之則是公貽後禍也深乎懿哉令人之性識明知道理乃如此公既得罪謫道州繼又謫象迨其再謫也令人謂道猶辟矣象濵絶島豈君子所宜獨居耶遂斥賣簪珥挈其子偕徃至則廬于櫓巢營窟之間食于蜑酒癉茅之地佐紉奉饁恬不以憂戚嬰懷閱二年公竟死其所則又復扶柩以歸婦哭其夫子哭其父莫不咨嗟歎惜善公以義終而嘉

令人以禮相也昔李安簡公忤秦檜謫嶺外榮國家屏肉食者十年人皆難之令以令人視榮國則尤人之所難矣令人姓吳氏生本儒家父通直時英秉德尚義見聞所薰習不待母傅之而良及女于徐每以不逮事舅姑為恨故凡在舅黨者無不敬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焉恭大慈小色莊氣仁每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籩簋勞以待且必齊必潔性雅儉約副珈之飾弗改其舊所被服者皆嫁時之衣集撰公無媵妾令人左琴右書事之

惟謹所以卒能成夫子之志者亦其素也自南歸得風痺疾卒于嘉熙己亥八月戊午葬于庚子十二月某適守東嘉其三子獻子文子巽子論撰其行以相告曰先君出處大節師臣文伯甫發之臺臣顏叔甫直之詞臣舜俞甫潤色之而墓之有銘又得子之鄉先生華甫以識其窀穸令無憾矣獨先令人言不出閫所以相警戒之道世未有深知者非子誌將誰屬嗚呼孝子之心亦可哀也已于是誌其行之大者繫之以銘曰

蘭結于衿玉韞于匱胡言之出能折我獄晝不遊庭夕不下堂昌命之奇奔走南荒亦既至止亦既見止胡然而天復俾遐棄象臺雲靡鹿城草萋生不同還死則共歸有芳其猷有亮其節作為銘詩以詔來哲

鶴林集卷三十六

宋 吴泳 撰

序

送王昌巽序

歲紹定壬辰臨卭進士王昌巽東父訪余於秘館之寓舍咯然其形峭然其容袖出一紙之書以相告曰太學首善之地而夫子冕服之章全不如古是可懼也先是蜀珍來貢京師謹愿者問禁修姱者問俗銳於决科者

問時務問套類子獨味衆人之所不味方且周旋乎名物度數之間則子之問其大矣哉古者天子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至周而設日月星辰於旂登龍與火於山宗彝之上衣繪裳繡僅有九章而已孔子周人也自宜服周之服而今乃被之以有虞氏之章此則東父之所疑也然東父亦嘗上下古今出入經傳而細考之歟易言黄帝堯舜氏垂衣裳取諸乾坤禮言黄帝黼黻衣大帶書

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服所謂觀古云者則象服十二章蓋自黃帝以來有之不但為有虞氏之制也周冕服九章經無明文鄭康成注司服獨援三辰旂旗之說厥後遂以為定制杜注左氏賈疏周禮范志漢輿服皆本康成而不知康成實自叛其說也按禮記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康成於其下釋之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則是三代衣服亦十二章矣若以三辰專繪於旂而龍以下皆繪於服則儀禮曰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周禮曰交

龍為旂禮記曰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則龍亦畫於旂矣審如此說則十二章之物繢於衣服亦繢於旌旂也其可以康成之說為凖乎康成又謂天子有升龍降龍公衮無升龍有降龍是又不然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公衮亦有升龍矣大抵天子與天地參上衣下裳天地之制也玄衣纁裳天地之色也自日至星辰在天成象者也自山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九章去其三登其二恐於法象之間猶未備也國朝上自虞

周下及漢唐崇禮考文訂訛刋誤於夫子冕服之制尤
為加詳但大中祥符間則欲用上公之制熙寧崇觀間
則欲用天子之服衣服令所載與議禮局所定章數又
各不同焉聖遠言湮禮文殘缺寓諸記載者皆不可得
而詳不但冕服然也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而今之
先聖先師則位向皆相背矣古者席地而坐用簠簋而饗
而今之塑象簠簋則高下不相接矣大晟合樂純用伶
官非頒樂之意也謁廟焚香雜用禮物非燎薌之義也

曾子子思不曾侑食濂溪横渠諸子不及從祀而王雱王安石其祀猶故也胡安定置治道齋曾未講行程伊川立觀光法略不遵用而蔡京所定三舍法則牢守之不易也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轎故温公云不以人代畜也而今則無一人不乘轎矣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冠帶龜山初仕亦以此行禮而今則出門便從省服矣書啓代贄今下諛其上也制誥代言今君諛其臣也甚至衫以紫靴以皂拜以舞蹈燕以歌吹上而

宗廟朝廷下而庠校黨塾莫不恬於耳目之陋以為當然東坡嘗謂今之禮官皆自牛背上來晦翁亦謂以今人律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為山麋野鹿予方倀倀然無所質正故因冕服之問試舉其畧請歸而問之鶴山

沈宏甫齋琴録序

昔嘗聞善言詩者謂從神來氣來何言之易也孟子平旦養氣湛如止水而直而不倨僅得二雅之正言屈原中夜存神周游八極而傷而不怨止知國風之變體詩

豈可以易言哉風雅聲息禮義澤亡兩漢四百年獨園客十九首詩近古唐山夫人所製樂十七章類頌瑟之澹而音之希乃如此宏甫獨抱朱弦號鳴千百載之下七歌誹而章八哀悲而則三古風大而婉其詠瑟師有云宇宙浩浩誰詩嗚遺響闃寂如英莖更無高談細論者唐末婀娜江西清則亦可謂放於古而豪於詩矣宏甫則自知之而叙者乃謂祖之以黄陳則殆未深知宏甫者夫三百五篇詩之祖也離騷十六章詩之宗也文

選所載自補亡而下詩旁支別泒也今捨上世譜牒不論而認幼子童孫為之祖幾何不墮於倒學哉宏甫已矣厥子中行亦蚤有能詩聲乃袖出齊瑟一編求余出語為序曰手澤爾其何敢辭因與辨正其本且語之云春風詠歸千載同賞吾孔門自有樂處無若爾父之落落於齊門也

劉靖文文集序

科舉之士末也而文章之興喪人物之盛衰係焉世道

將廢而之治則文物亦從而盛世運日降而趨薄則人才亦從而衰非人才文物自為之變也天也故嘗謂政宣之際策上第者多佞臣紹興以來擢高科者多奇士如張子韶汪聖錫王龜齡則又其魁偉奇傑真足以開南渡之中興而紹北方之絕學者也每得其書常冠帶而讀之乃知養氣厚者其立言也確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視彼之諛言佞舌立收富貴而終與枯骨朽竹化為野土者殆相十百千萬也余生長西州寡聞淺識實

未知有劉靖文者生乎横浦玉山之後而出乎梅谿之
前也屬假守東嘉與其曾孫賮同官為寮暇日以一編
之書見示曰此先狀元補過齋稿也子其序之因紬翫
數過文有勁氣奇骨詩有儒言雅旨最是王充作刺孟
乃作刺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又以三
朝國史有道術符瑞兩志非春秋法乞申命史官删而
去之自非卓識之懿安能破千古是非如此分明哉孟
子嘗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子亦曰氣水也

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盖公平日守正秉誼養熟道凝不戚於貧賤不淫於富貴雖以老檜之氣焰熏灼嗾言者擯之於外而公如雪中松栢愈堅而愈不挫斯其所以昌於文歟若夫榮進素定不自愛重而甩𦋺沓沓於他門者亦枉矣

陳侍郎文集序

離文明之象也而曰黄離元吉賁文柔之卦也而曰白賁無咎矜詞章以為富負言語以為奇皆文人之病也

古之人抱道含章閟鴻音於窮寃宿至味於澹泊未嘗務爲炳炳烺烺求以眩俗驚世如郤𡙇詛楚呂相絶秦子産對晉臧孫辰告齊樂毅報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一片議論當其放言援筆時曷嘗有意於祈當世之知卜後世之傳哉亦不過曰辭達而已矣今之爲文者略無古人舒暇之態一字之不工一言之不文則日煆月礪不妍不止非惟提數寸之管數盈尺之紙書其所爲文獻於王公大人而名未成蓋棺之事未定往往編

蒲鋟梓已徧滿於書坊經肆矣君子爲已之學果如是耶昔樊上公謂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有類百首文章囑裴延翰爲序庶千百年不隨樊川之一禽魚一草木磨滅予竊陋之彼固知富貴之不可恃而不知文章之麗言語之工亦與草木禽魚同一歸於腐壞澌盡而已卓然與天地日月相爲長久者蓋有在也東嘉文字之海無相居士不肯相表露家集所存僅十有六卷張忠簡公極稱道之謂其渾厚高遠如其爲人嗚呼其

庶幾尚絅之君子闇然而日章者也

東皋唱和集序

學詩者須是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詠諷誦即聲成文脫然穎異於衆咸無焉則雖窮日誦五千卷援筆書數百言殆如跛羊上山盲龜入谷終不能望其至也吳興沈平澹然浙民之秀焉者也當嘉熙初從烏戍呼櫂舡郎載筆床提酒罍袖破古錦囊訪我於百寮山下曰吾東皋子也形貌古怪頎然鶴骨談詞綺

辯絫其象齒自言騎竹馬年已習歌詠少長便能背誦後山簡齋諸詩每嘯傲湖山鎮日忘返撞貼梅月一塵不著其題静齋稿云斯道在人心如蚌藏圓珠散作明月光斂則止水虛題吾何畫椰手軸云還君此畫不忍覰怕憶當年分手處則是根慧魄强吟骨亦高矣然聽鳴鳯於律中與送飛鴻於弦外其心聲之近遠固自不同不知子亦留神乎此否也余每嘆唐人劉白皮陸盛山韋儇花下𡢃二十四秀才每有酬唱則連標共軸或

自序或倩人序皆非無意於為詩者矧近時坡門唱和又豈能越唐人窠臼哉嘗聞吳中有沈恭子者秦漢間隱君子也風流詞翰極為清遠道士所推服既同游虎丘則清遠有唱而恭子無和恭子豈嗇於和者哉辭繁則真力減音澹則古意完此正所以為詩之妙也然則安知非東皐臯祖耶為語澹然試歸而求之某年某月某日鶴林吳泳序

又後序

歌曲古也曰歌永言律詩古也曰律和聲賡和亦古也曰颺言曰乃賡載歌曰又歌皆虞詩也至周則衆體備矣振振鷺鷺于飛此三言體也誰謂鼠無牙誰謂雀無角此五言體也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此六言體也交交黄鳥止于桑營營青蠅止于棘此七言體也既曰蝃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則疊韻起矣既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儷偶興矣至若周公為詩以遺成王吉甫作誦以贈申伯即行建

安投贈之體名康公穆公之戒凡伯芮伯之刺即開貞元諷諭之章蓋三百五篇中無一物之不體無一理之不貫無一字一句一格之不由此出先儒多以五言出于漢雜律起于唐今東臯子亦謂其唱酬之集祖于坡門是猶未之深考也予好讀詩者於三百五篇尤所深好蓋以其得性之正情之真也獨怪退之序韋侯盛山二詩達官應而和者皆集闕下子厚序婁秀才花閒唱和集得與於編辭者皆太平不遇人豈辭章亦為人而

為窮達耶東皐子笑曰試為我識之

記

錢塘縣學記

王畿首善天下有辟雍有頖宫皆所以尊教治達邦法也錢塘在五代時斗僻一方其國險其民嚚船車擑馬輕死好劍率以武力競維襲封君長緣飾儒術置擇能院以籠絡吳中之士汔未有聞人我藝祖皇帝迅掃區夏挈錢塘輿地盡歸職方列聖丕承陶以詩書風之禮

義而後賢良方正之士興焉然學猶未暇建也慶歷以
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兩浙路獨杭與蘇越得置郡博
士增弟子員如縣無校官則命令佐主學事至是江以
南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然附郭之邑猶未置也六龍渡
江駐蹕於此戎事纔息崇禮考文内與太學外設庠序
大抵皆䀨開封而錢塘為邑至紹熙間令昉建夫子廟
簡肅李公祥識之正朔款謁春秋奠祀則有其地矣而
黌宇尚闕無以為屬民讀法涖校比之所頃趙侯與懽

來尹京兆喟然作曰臨安赤縣二先忠憲宰仁和已建其一豈斯邑有社有民而不知教耶廼景岡相基諏日庀徒於縣之東得承舊寺徙他所遂建學其上命宰與丞𦍑耕及簿正王夢得相其役越三年有成宫雍雍在左廟肅肅在右廷殖殖在中門臯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池疏為二齋列為六宿直之廬公養之廩靡不嚴備像設禮器稍不應圖法則又倣京校取正焉士於是可以藏脩游息也是役也簿正實始終之則貽書

潼川吳某願有述某謝曰春秋不書脩頖宮之義何敢書則又曰今徧州縣皆先民記矣某既不得辭乃以得諸聖賢者而諗多士昔畢命之訓殷士曰雖收放心閑之維艱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設教千條萬目只要人將已放之心斂而歸諸已而學者悻悻然卒馳騖於外因物有遷而失其本心者多矣矧圜於衆大之區哉利欲之薰心也奇巧之蕩心也紛華之悅心也淫樂慝禮之接心也

宫室妻妾之動心也一旦晝之間知誘物化牛羊之牧鷄犬之放其所存仁義之良葢無幾矣資質敏慧者不過競習科舉而亢志於髙明者又不免蘧廬孔孟而歸宿老釋也然則何以長善救失而新美其俗哉畢命所謂收有德義之訓焉孟子所謂求有學問之道焉非必取成於心尊奉其精神屏除其意見絶學捐書不稽古不論業而徑以為是也為語邑之秀民更請擇於斯二者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灊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温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之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

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奐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間雎霓抱粱陽烏承楄堂之背疊石作巘曰聚仙亭翼步櫚而上曰方丈室耽耽乎廣廈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曽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字扁於寧考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勅命冲妙師文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文明羽化而師孫處道

與監宫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

吳泳泳曰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耶所謂教者因

堂而有教耶向者堂獘教亦獘耶今者堂新教亦新耶

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

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

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宫築環堵之室

既勤樸斲又塗塈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廬

心有絳宫脾有黄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門喉

有十二樓兩肩有紫戶青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已之堂也而不能熾也指三洞十二部為教母綜五笥七十笈為道樞勃勃出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口之所授為演妙耳之所聞為證真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輝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雕煙縷霞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蟄而霧滃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為四序流形而為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

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刧以至於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為子通之老氏之學與佛者籠罩誕漫之說不同根以清淨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為也無不為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保修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真誥謂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於和與性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

胎不殰鳥卵不殈則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玉畊詵詵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儻能味法如蜜調心如絃滌神識如鏡爲善無近名爲學不躐等雖有拱璧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已不必問鄰吳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

退齋記

昔李伯陽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禦寇學壺子觀影而知持後矣守柔持後皆退之說則不但翳然山林

往而不返者為退也老氏之門大抵要鞭辟從退步上入然有術焉故欲上民也必以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身後之以靜勝壯以弱屈强以不爭挫其鋭方其收斂而不欲放也則若冲若嗇若畏與事物接逮其發達而不可禦也則有奇有正直欲以無事取天下也此真是以退為進者而揚子雲乃屬之顔子豈不厚誣吾聖門之大賢哉夫仲尼天地顔子具天地而小者也一歲之運其中有信有屈隂進則陽减陽長則隂退進退交相

養而歲功成焉然天地實無心也聖賢進退之道即天地陰陽之理知而不失其正則為聖學而不踰其度則為賢若進止行違一有係吝之情則非孔氏家法也吾友張直夫道韻冲澹舊號拙軒今又以退名齋且自叙其歷官狀為之記於名利雜糅之闗而猛歇焉是亦難矣然猶懼夫退之夙而未至於履而安也故復著孔老之辨使之明有所决擇焉

徑山寺記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盤結而為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天目熊騰馬奔凌深拔峭發越而為梵釋之宮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庶不得居必也建大道場作大佛事然後能儲精會秀接光景而納於其中始國一禪師卓錫於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年矣先是慶元巳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住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師

範慨然歎曰曩在育王時曾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馳騎而前迎疇昔之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二十一寳珠以相授曰謹勿訝或謂夢之神即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住止成壊皆數耶師於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以勇健力撾無畏鼓披榛塞竅高深度材於山視昔所封植可以為榱為梁為杗為桷者達飽厥用則鳩工聚糧命幹方之僧相其役一念纔起諸天響合上方頒賚甚渥公卿大夫士樂施舍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力

越三年考成曰殿曰堂曰門曰廊曰樓觀棲客之廬齋庖之所庫庾井匽靡不畢具最是龍游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欄外曰凌霄之閣天空宇逈若與灝氣者游循而下曰殿曰寶所曰靈澤殿曰妙莊嚴閣不但如飛來湧出而宸奎麗畫寶鎮此山實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初學者居外久習者居內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二為一楹七而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翊翼五鳳而閌離門之虛建萬物而補艮山之缺皆以

大用勝服之若夫乘金相水西奉多聞異僧所云更不道也比年以來歲數不登諸方寺宇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百不能興一二師乃於艱棘之秋廉以克已勤以募衆竟乘願力成就兹事豈不謂釋中之傑耶雖然予嘗聞瞿曇氏之為教也旅泊三界木下一宿穴土為廬編茅為庵達磨之不屋也德山之無殿也包攝之不設佛像也楊岐之不蓋僧堂也風穴之不葺破院也林洋泰布衲之不飾寺塔不占檀那地也瓦石擊竹無非

道山桃開花無非禪地上水庭下栢無非佛安得有宫
殿樓觀之華哉無準曰否也了性者真幻皆性證實者
權假皆實一大寳藏半說莊嚴一部華嚴只言現量有
是身非旅亭也有是物非寓宇也有是居處室廬非假
觀也有是宫殿樓閣非化城也於客屋可以識無陋於
鏡壁可以見因果於廣大樓閣可以觀三生立一枯木
為像可以起人敬心以一團泥塗地可以使人不隨惡
趣堊草建刹具足大智聚沙為塔皆成佛道安得為無

范金合土塈茨丹雘之事哉予謂由前之說則一切有為之事俱落虗無由後之說則諸祖無上之宗悉成斷滅泥空則如盲人模像黒山窟裏修行墮有則猶跛鼈困泥濁海波中起沒二說皆非也道有則一塵不立道無則一法不捨於真空而不着頑空於妄有而轉歸妙有信圓而不偏念活而無弊合體性名貌融乎一源其庶乎道哉師曰玆事且止普樂院火永邦建之記者張無盡也圜通寺焚師序復之記者周益公也巳未之厄

聰亦求記於樓學士子俦詞臣也盍為我識之歲丁酉登山師首請守寧國又請奉祠龜溪請益勤且曰上累朌金幣賜御書復賚範以金襴法衣佛鑑師號蓋自靈山付囑以來未有如今天子神聖慈武清心寡欲篤行善道扶立教門如此之力子尚可得而辭耶某不嘗醍醐不嗅薝蔔枯藤敗筆何能鋪述盛美然學自孔氏所求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嘗恐不盡其分無以報國汝等捨世俗家出形色界辭親割愛不拜君父飯以珍厨棲

以大厦將於何所求以報國恩持經誦咒不足以報談空說妙不足以報殫子之力盡未來世以無量寶聚無量莊嚴不足以報惟敷揚大旨警悟羣迷具如來眼踏毗盧頂拯一祖髓印大梅心標俱胝指破馬師欽師惑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真是報國恩處鑑曰唯乃為之記